

春
秋
經
義
白
虎
通

精校
大字
漢
魏
叢
書
九
十
六
種

上海大通書局發行
武進唐駟署

春林通鑑
白虎通

春林通鑑

白虎通

讀春秋可以明嫌疑定
名分辨利害不祇号
謀之鑒而助人增益利
出是非剛果成德为大

登五車洞果以對
斯之望而頌人對
文公難保害不無
齋春好下以頌
對

春秋繁露序

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沒莫不有傳名於傳者五家用於世纔三而止耳其後傳世學散源迷而流分蓋公羊之學後有胡毋子都董仲舒治其說信勤矣嘗為武帝置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於後其微言至要蓋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在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既晦而隱焉董生之書視諸儒尤博極闕深也本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同賢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舒之學久鬱不發將以廣之天下就予求序因書其本末云慶歷七年二月四明樓郁書

春秋繁露總目

卷一 楚莊王 玉杯

卷二 竹林

卷三 玉英 精華

卷四 王道

卷五 滅國上 滅國下 隨本消息 會盟要 正貫 十指 重政

卷六 服制象 二端 符瑞 俞序 離合根 立元神 保位權

卷七 考功名 通國身 三代改制 官制象天 堯舜湯武 服制

卷八 制度 爵國 仁義法 必仁且知

卷九 身之養 對膠西王 觀德 奉本

卷十 深察名號 實性 諸侯 五行 闕文 闕文

卷十一

為人者

五行之義

陽尊陰卑

王道通三

天容

天辨在人

陰陽位

卷十二

陰陽終始

陰陽義

陰陽出入

天道無二

煖煖孰多

基義

闕文

卷十三

四十之副

人副天數

同類相動

五行相勝

五行相生

五行逆順

治水五行

卷十四

治亂五行

五行變殺

五行五事

郊語

卷十五

郊義

郊祭

四祭

郊祀

順命

郊事對

卷十六

執贄

山川頌

求雨

止雨

祭義

循天之道

卷十七

天地之行

威德所生

如天之為

天地陰陽

天地施

春秋繁露卷一

漢董仲舒著

南豐湯朝鏞校

楚莊王第一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取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德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不待提此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為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于此其云爾也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不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春秋賢而舉之以為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也今我君

臣同姓適女無良心禮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公之於彼無親尚來
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死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
今晉文不以其同姓憂我而強大厭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是婉辭也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
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耻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耻內省不疚何憂於忘是已矣今春秋耻之
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凌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實覺然輕許妄對犯大禮而取同姓
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隣賀國家亂則四隣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
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耻其困而耻其所以窮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
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
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
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
氏而言又雪微其辭也子亦殺弗忍言曰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畧之文皆應之吾以
其近而遠遠親親而疎疎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
陽而陰陰曰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也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
此之謂也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溫辭可以知其褻怨是故於外
道而不顯於內謹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
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愈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
春秋之道也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
知心不覺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

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為辭曰古昔何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聞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聞諸侯之君射狸首之樂者於是自斷狸首縣而射之曰安在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所改是與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之君天子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夫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為應天改之樂為應人作之彼之所授命者必民所同樂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偏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已以為本舜時民樂其昭晷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譜譜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之樂同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龍而文王作武四代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已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約為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為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為一也

玉杯第二

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者月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乃一作娶娶時無喪出其法也矣何以謂之喪娶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今娶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且文公以秋諒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大逾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以喪娶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為質物為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豈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是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辭令云平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實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偽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為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此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以為不然今天子踰年即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貴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至賢能為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為君親令無惡書曰厥辟去厥愆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

賢安能如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不以三年。又以喪娶。娶以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群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命。大夫弗為使。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偏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闇。大傳則業厭。二者異失。同貶。其復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為師者。既美其道。有慎且行。齊時蚤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為。而成其所滿。音沈。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討。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弑君四年之後。別獨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弑。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且以赴問而辨。當誅殺亦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貫比而論。是非難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繙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以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安。以其問之不安。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為篡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為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隱。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弑之隣也。按盾辭。號乎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是故訓其終始。無弑之志。挂惡謀者。過在不

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為君之討賊也猶子之宜為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意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為弑君也與子之不嘗藥為弑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弑而有不誅其論難知非董之所能見也故赦子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弑覆君者多而有明夫惡之誅誰其言諒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為傳弗欲明之心也問者曰人弑其君者卿在而弗能討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為立說以大明之今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渴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管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為重重為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孺可以立趙盾孺無臣責許止無子罪春秋為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

春秋繁露卷二

竹林第三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至邇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多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而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為禮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衆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

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讎造邑則諱是害民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為害幾何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惡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耻伐喪而榮復讎奈何春秋為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有數並猶謂之無來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是何以異於無來苗之有數並者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為不可則無來苗亦不可也以無來苗為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義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吳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莫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司馬子反為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為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鍼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為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已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間故大之也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為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在大夫也渙右開反梁之盟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為其辱君尊也平在大夫亦辱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問也且春秋之義臣有惡擅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子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諫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為不得已也奈其辱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

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正其科非相妨也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意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獨修之義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芣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反往視宋閻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于仁文質而成體一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賤者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入相饗救之忘其讓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則義幾可諭矣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為大弗察弗見而况微眇者乎故按春秋而適往事窮其端而視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齊頃公親齊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從諸侯于清丘斷道春往伐魯入其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築當是時也方求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鞍獲齊頃公斷逢丑父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其端乃從懼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其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寧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嗚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不可省耶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為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難為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賈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為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為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

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為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為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為人性命也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耻非若鳥獸然苟為生苟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天理以至尊為不可以生於至尊大羞故獲者絕之以至辱為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反國在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況其溷然方獲而虜邪其於義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為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為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耻也而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為不然復察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為王也云爾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羞耻者不生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縛為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於蜀以盟而歸諸侯於是鄭伐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詩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以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已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率而俱至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蟲穿之盟是也楚與中國挾而擊之鄭罷弊危亡終身愁辜吾本其端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

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其為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無子思又不熟計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不見其罪也曰有國者視此得身不放義興事不審其時何如此爾
春秋繁露卷三

玉英第四

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一一作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雖然苟能行善得氣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繆公受之先君而危衛當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衆心之為大安也故齊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為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而知恐懼敬舉賢人而以自覆蓋知不肯要盟以自湔浣也遂賢君而霸諸侯使齊桓背惡而無此美得免殺滅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詩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公觀魚于棠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則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購求金皆為大惡而書非非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為甚惡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為大惡之辭也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為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婚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主人變禮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物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為子娶奔喪父母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也難者曰春秋事同者辭同此四者俱為變禮而或達於經或不達經何也曰春秋禮百物辨品類別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墮彗墜謂之雨其所

發之處不同或降於天或發於地其辭不可同也今四者俱為變禮也同而其所發亦不同或發於男或發於女其辭不可同也是或達於常或達於變也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言其弒君兄也不

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經曰弒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逢殺之不可及

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鈞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卻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有以避也是故不書聘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

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為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意忘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道也若直止一作書其

篡則宣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難者曰為賢者諱皆言之為宣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為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忘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器從

名地從主人之位制權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為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也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

於鄭取乎甘之以為同居目曰吾人滅鄭此不可以然之域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

反一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德衛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失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失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

為同俱為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為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

立者也不書。君之得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為義也。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君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為賢？賢臣故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為是，是故託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為也。紀季弗為，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記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說晉文得志之實，以伐諱；避致王也，諱晉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平君，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褒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糴於齊者，實莊公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臧孫辰，以鄫入於齊者，實紀侯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盡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以死也。汝以鄫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世^{一作代}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故為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故為諱滅，以為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

精華第五

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嫌於相臣之辭也。是故大小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脅之。